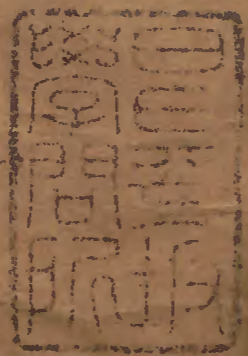


宋元

神宗

漢書門	
五〇八二	類
四七二	號
四〇二	冊
四〇	架

內閣文庫	
五〇八二	漢書
四〇二	號
四〇	冊
四〇	架



自三十一至三十三

十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82
冊數	40 (11)
函號	284 46



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一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一

起戊申至己酉凡二年

神宗一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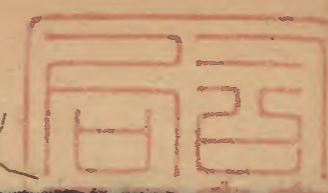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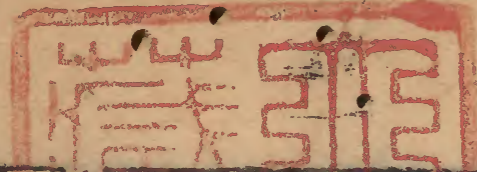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食帝不受朝詔宰臣極

言關失帝嘗謂文彥博曰天下敵事至多不可不革

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更張之韓絳曰為政立

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愛乃能有

濟又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



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因稱太宗朝有御侍
乞增俸。命給十千。輒差薄。所賜太宗曰。朕嘗爲供奉
官。俸止十千。爾敢以爲少邪。遂幽囚。至歿。以此言之。
事不可不勉也。丙申。趙槩罷。槩秉心和平。與人無
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爲多。時議比之
劉寬。婁師德。至是以老求罷。知徐州。以唐介參知
政事。先是宰相省閱所進文書。于待漏院。同列不得
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
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爲常。二月壬戌。貸河
東飢民粟。三月庚辰。夏主諒祚歿。子秉常立。遣其

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
已執送之矣。及李崇貴等至。言楊定奉使諒祚。嘗拜
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
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
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爲定賣已。
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
宅萬計。遣劉航冊秉常爲夏國主。遼遣使冊爲夏國
王。先是諒祚之世。嘗請去蕃禮。從漢儀服中國衣冠。
往往以漢官命其臣。且數上表求。允經唐史。冊府元
龜。正旦朝賀儀。仁宗以允經賜之。夏四月乙巳。王

尚有事
而開
弘廓宜
心也

安石始至京師時受翰林學士之命已七越月矣詔
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
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
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
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
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
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
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
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
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誠能為

以此意
正即名

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
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
雖有臯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
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
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
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
終身乎五月禮官用唐故事請上御大慶殿受朝
因上尊號呂公著曰陛下乃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
必於陰長之日為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

通鑑卷二十一
宋紀
三

飢民補廩軍 六月癸卯錄唐魏徵秋仁傑後辛亥
詔諸路興水利乙亥河決棗強縣尋決恩莫瀛州丙
寅命司馬光勝甫葺定國用 秋七月己卯以陳升
之知樞密院事升之前與文彥博同平楊定不可信
上不聽定既殺上思其言于是復召用之 甲申京
師地震自七月至十一月京師震者六河朔地亦大
震呂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
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
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
聽獨任之弊而不立先入之語則不爲邪說所亂所
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
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疎惟
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韓琦復
請相州以歸尋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 八月復行
崇天曆以月食不效詔曆官雜候星晷重造新曆至
是上之占驗亦差遂復行崇天曆制命司天少監周
琮等一官 九月辛未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爲安定
郡王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願無以稱乃下詔封
太祖諸孫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世世勿絕同知太
常禮院劉攽言禮諸侯不得祀天子太祖傳天下于

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為天子置後若
 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
 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至矣帝從之遂有是命從式德
 芳之孫也冬十月辛丑給天下繫囚衣食薪炭乙
 卯出奉宸庫珠付河北買馬戊辰禁銷金服飾十
 一月癸酉太白晝見丁亥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
 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
 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
 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闕用不足者
 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順會集
 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
 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
 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
 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衮事
 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呂公著薦周敦頤擢為廣
 東轉運判官十二月庚申以荆汝州富弼為集禧
 觀使詔乘驛赴闕辛酉邵亢罷以王韶管幹秦鳳
 經畧司機宜文字韶遂行邊西蕃僉龍琦帥其眾內
 附初韶為建昌軍司理詣闕上平戎策三以為西夏

通鑑卷三十一

可取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西等郡吐蕃嚼斯雜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絕夏人右臂帝異其言安石以爲奇謀故詔有是擢章登卒登字隱之成都雙流入博通經學尤長于周易太玄張方平趙抃薦爲州助教不就里人范百祿從扣太玄登爲解述大吉再復攤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艱其言溺其所以爲數惡足以語玄哉賜號冲遠處士

二年春二月己亥以富弼同平章事初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王安

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獨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儉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庚子，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焉。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

言下以財
此風俗為
易初說

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卿所談施以何為
先安石對曰末世風俗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
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變風俗立法度
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甲子議行新法王安石
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推制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
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能合此意學者不能推
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
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乃復言
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
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
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
害多少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
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修例司掌經畫
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
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
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言與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
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
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
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多惠卿筆也又以章惇
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凡有奏請

易於

通鑑卷三十一
神宗

朝臣以為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
 安石以威脅眾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于惠
 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
 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
 善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
 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
 利為先安石曰利以和義善用之堯舜之道也時爭
 新法廟堂諸大臣議論多不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
 書耳趙抃曰君言失矣涉激皐夔稷契之時何嘗可讀安
 石不應

此論迂
 激於事
 視

羅大經曰皐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
 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皐
 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
 所稱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
 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皐夔稷契之所以讀書
 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答荆公之辭只當曰
 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虚心觀理稽眾從人是
 乃真不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
 道明理達而無世辭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橫
 于胷中也哉

通鑑卷三十一

夏人寇秦州，陷劉濬堡，殺守將范愿，死傷者不可勝計。三月乙酉，詔漕運鹽鐵等官各具財用利害以聞。夏四月，河決地震大旱，詔羣臣言闕失。丁未，唐介卒。介字子方，江陵人，年甫十三，父卒，官漳州家貧，州人有欲賻助之，皆辭不受。及歸江陵，閉戶讀書者七年，為學務窮聖賢。太原不以詞律自限，自進士及第為尉令，以至參知政事，其所自奉，猶若平素。在言路，又名敢言，自非有益于朝廷，亦未嘗言。為政寬靜，有體不避怨，不立恩。至是卒。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雖然，亦自有命也。帝臨其喪，兄畫像，不類，即命取禁中舊本賜其家，謚質肅。以薛向為江浙荆淮發運使。初，仁宗時，范祥為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于法，以向代之。罷知開封府滕甫。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沮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

私薛向

遂滕甫

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沮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

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
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
帝以爲名言乃以甫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
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肺腑帝知其誠
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甫隨事解答不少嫌
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甫會議
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甫出知鄆州丁
巳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燾謝卿材侯叔獻程顥
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
賦役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

此亦一機

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
詐故無欺嫚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
盜用之奸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楊炎爲兩稅取
大曆十四年應當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
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取庸錢且官品
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
其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
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邪不聽薛向
請即永興軍置賣鹽場以邊費錢十萬繕備永興爲
鹽鈔官本官自鬻之而罷通商從之五月癸未罷

逐鄭解
王拱辰
錢公輔

逐呂誨

翰林學士鄭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誥錢公輔
獬權開封府不肯行新法拱辰與王安石議新法不
合公輔言勝甫不宜去薛向變法當黜安石惡之出
獬知杭州拱辰判應天府公輔知江寧府御史中丞
呂誨上疏言三人無罪被黜甚非公議上出奏示執
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盡理論情暴其
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乃更如此六月
丁巳罷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
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
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請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
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
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
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
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
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
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
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
下悅其才辨久而倚毘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
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唯務改作
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

通鑑卷三十三
宋紀
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在安石還其章
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
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
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
安石益自用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
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凡
三見黜時人推其鯁直以知開封府呂公著爲御
史中丞時王安石嫌呂公弼不附已乃白用公弼第
公著爲中丞以偏之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許公著言
於帝曰惟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
則不爲邪說所亂矣帝善其言而不能用壬戌大
白晝見秋七月乙丑朔日食辛巳立淮浙江湖六
路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
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
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需徒使富商大賈秉公
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
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
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
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
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于六路賜內裁

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為擾多
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
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
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
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
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
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巳丑韓琦上仁宗實錄曾公
亮上英宗實錄 八月丙午罷范純仁初純仁自陝
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
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

范純仁

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是
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貽它日意
外之患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
變祖宗法度撝尅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
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
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
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
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
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逖小臣
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

累蓋知小志大貧近暗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
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
政今乃效桑弘羊行均輸之法而使小人括剋生靈
歛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
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徧商鞅言財利則肯孟軻鄙
老成爲因循弃公論爲流俗異已者爲不肖合意者
爲賢人劉琦錢頌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太
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
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
頃革儻欲事成急就必爲儉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
還安石以答中外之望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
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
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
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遂錄所上章申中書
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
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
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呂希哲以
父公著廢入官王安石以希哲有賢名欲用爲講官
希哲辭曰辱相公知久萬一從事將不免異同則疇
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辛酉以程顥王子韶並

姪而峻

呂希哲

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顥自晉城令改著作
佐郎至是呂公著薦為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
將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
午始趨出庭中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
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先不飾辭
辨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帝嘗使推擇人才顥所荐數
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程頤為首又勸帝防未萌
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帝嘗召
顥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
可使臣後合天下道長以沽直名則不能帝歎賞以

論公皆用
意氣忿激

淳公獨敷
諒古先字

不犯
公用

公用
公用

者須
勿作

不定則好
事喜功之
久矣

為得御史體居職數月章疏屢上皆係教化之本其
論君道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
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
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
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
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
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
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
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
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

獨在則成
好

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儉薄末俗嘒嘒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軋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耻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

直指而不
露開口正
字上明開
之矣

通鑑卷三十一

不專講
其財

教有節序
作事有節
序明明說
破又不說
破

尚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于京
 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
 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
 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
 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
 之道務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于化成天
 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
 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于善者使口受其
 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
 可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
 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原
 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
 游往來以祭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
 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于
 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
 當修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
 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眾推經
 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
 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
 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羣

世世... 卷之三十一

通鑑卷三十一
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與其士于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于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臆以觀其材。然後雜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于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上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

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與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不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論。王霸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主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

求治太銳
是伯者之
此青難
於君也

上氏之孝
如此

必有所屬
仲宗歆專
一一人故
言一德一
心必如此
方可專任

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克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于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旣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

言更張之善於義理不完足○是時以更張變法罪介甫不知更張非過也不善更張之過也

救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論十事曰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

好事亦有
次第

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益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歎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効。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

禮義不興。貢士不本于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後。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

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于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論養賢曰：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為艱而不為也。三代養賢必本于學。

謂不迫而
意切至何
所置對

禁人開才
何才能盡

介甫器實
何如果公
論推論否

方爭青苗
忽爭此一
事其氣愈
不下亦諸
君子之過

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已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今天下之大。豈謂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荐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語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于天下矣。上皆嘉納之。壬戌貶判刑部劉。述等六人。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

議用

劉述

劉琦

顛

導言爲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
以謀與殺分爲兩事而謂謀爲所因得以首原乎帝
方意嚮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
至是詔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
等著爲令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
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
述遂率侍御史劉琦錢顛其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
未踰數月中外囂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
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
利權取爲己功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

自公亮不
悉

元
反述諷師

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
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
宜世守勿失乃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奸詐專權之人
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顛能逐以慰天下曾公亮
畏避安石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則托囊拱手但務
依違皆宜斥免疏上安石奏先貶琦監處州鹽酒務
顛監衢州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
進顛將出臺罵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
奉當權欺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華州安石欲置述
於獄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阿判麻部丁

通鑑卷之三十一

三

丁師元

王師元

通鑑卷三十一
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判復州師元貶監安州稅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莫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轍為河南府推官

論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不當偏執爭勝卑踰尊疏踰戚自古用人之道亦不當蔑視新進唯開誠布公平心易氣酌其可不審其究竟不問其在人在我孰議而徐斷之可也盈庭聚訟亦何為哉當時明道程先生在八使中未嘗指斥其事迨後乃曰新法之害亦吾黨有以激成之詳味斯言蓋惻切而有餘悲矣

青苗錢

李參未嘗
不是

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慧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

通鑑卷三十一

通鑑卷三十一
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餘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歛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糶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爲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矣。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

青苗

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
 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于是決
 意行焉 壬辰王安石薦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
 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
 謫于中外者皆其所為也帝言安石得君在此不好官職自奉
 甚薄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懷此
 其所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真好邪而為安
 石謀生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為奸邪也近者
 進擢不次大不厭眾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
 木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
 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
 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
 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帝嘗御邇英閣
 聽講光講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
 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
 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
 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
 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
 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
 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

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它語抵光。帝曰：相與語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又民不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光又講漢史至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爲讒，安得不黜？光曰：進讀及之。爾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問光，謂曰：呂公著言，藩

公著不
終

鎮欲興晉陽之囚豈非讒說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皆以爲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冬十月丙申富弼罷時王安石用事不

升之不終

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敬好善疾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

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拘耳是月城綏州初夏主秉常既竅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遠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為然賜以誓詔夏主遣其臣周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遠命機宜文字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周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墻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周萌訛語塞高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戊戌以蕃官禮賓使折繼世為忠州刺史左監門衛將軍崑名山為供備庫使仍賜姓名趙懷順十一月乙丑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欲傳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以議論盈廷引升之為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與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

韓絳不終

升之改過

通鑑卷之三十一

十一

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各一職何害于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置制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于制置三司條例何為不可。由是二人遂不合。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為助。丙子頒農田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置諸路提舉官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徃徃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為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搭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

李常
劉庠

明道可去
矣

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
是常顯之言皆不行 詔舉遺逸中丞呂誨龍圖學
士祖無擇及吳充皆以邵雍薦除雍秘書省校書郎
穎州團練推官雍引疾不起時歐陽修呂公著素重
常秩故穎川再薦秩王安石方行新法朝臣皆以為
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召秩至賜對盛言新法之
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安石自是亦薄其
為人矣公著亦以嘗薦秩居常怏怏不樂程頤謂公
著曰雖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 閏月壬子
置交子務 遣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

水利差役事 十二月下祖無擇秀州獄初無擇

祖無擇

與獄

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有一人饋潤筆物辭之
不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
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
州苗振以貪問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因迎安
石意遂連無擇在杭州貪賄時無擇知通進銀臺司
自京師逮赴秀州獄巧詆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謫為
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
出即得祖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為未有為之
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為時名卿被誣放棄士

劉燾

論惜之。丙戌帝以監司郡守有老不任職者，則與
閒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遂增置三京留司御
史臺、國子監及諸州宮觀官使，不限員。召胡瑗門
人劉燾入對，上問曰：胡瑗文章與王安石孰優？燾曰：
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
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
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
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
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其
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
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
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自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
無慮一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
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為誰？對
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
輔之簡諒，皆陛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
者，迨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于人者，不可勝數。
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嘆美之不足者也。上悅，
召朱光庭入對，言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
之，或非聖意，故有便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

錢藻

孫覺

錢公輔

朱光庭

張載

張載

被福矣。以張載為崇文院校書時帝將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上言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乃自渭州僉判召見問以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遂有是擢。一日見王安石安石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載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士願預下。風公若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安石默然。明州苗振獄起尋命載按獄浙東程顥上疏曰：臣伏聞差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勸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為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有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於此之本源于治政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為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鈎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止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見矣。於朝廷尊賢取

通鑑卷三十二
士之體將有所共况若張罪犯明白情狀已具得二
公平幹敏之心便足了事伏乞朝廷賜選差實全
事體安石曰淑聞如臯陶猶獻囚此何傷竟命之徒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使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二 庚戌年

神宗二

熙寧三年春正月乙卯詔諸路散青苗錢禁抑配

戊午罷判尚書省張方平初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

爲不可方平尋以喪去服闋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

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出知陳州及陞辭極論新法

之害帝爲之憮然未幾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

方平改過

石深沮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復出判應天府以周
敦頤爲虞部郎中提點廣東刑獄敦頤曰刑者民之
司命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
能治也於是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瘴
癘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皆緩視徐按以
洗冤澤物爲已任俄得疾聞水齧其母墓遂乞知南
康改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汚麾
紱邪遂謝事居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乃
取道州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有終焉之意二月
已酉河北安撫使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
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
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普立借錢貫
數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
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
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
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
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回保均陪之患陛下躬行節
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
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諸路提舉官第委提點
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

此又一大
機會

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
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亦強與之王安石
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
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
臣今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遺
法抑兼并振貧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
乎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
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
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
為異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
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
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為然安石乃起
視事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令曾布
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辨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
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為言
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
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嘗與入內
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交結帝遣使潛察府界
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
者故帝信之不疑 壬申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

辭不拜。初，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
三，又與呂惠卿辨論于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
訪之安石。安石曰：「外托剛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
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
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
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
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
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
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
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
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
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
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
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
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飢饉，民之羸者必委歿溝壑，壯者必聚而
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
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它事爲辭。」光對曰：「臣未
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
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詔，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

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
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乙酉韓琦以論青
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
安石欲沮琦即從之三月己亥始以策試進士初
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
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
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以
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邵武人所對策專投合用
事者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
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為第一蘇軾謂

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
答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
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
誄之丙辰立試刑法及詳刑官帝因王安石議謀
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
職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按取其通曉者補刑法
官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或言試刑法世
指為俗吏故應者少蓋高科不試人不以為榮乃詔
悉試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帝初即位覺為
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

以爲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惠卿辨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羸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押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復罷。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程顥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觀。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于未亂。况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

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謹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况糶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目廣在朝廷未失于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夏四月戊

辰取御史中丞呂公著時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

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也管仲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管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遂誣公著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于是貶公著知潁州且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

趙汴

已卯趙抃罷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
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辨自
用。詆公論為流俗。違眾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
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
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
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
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
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抃長厚清修。為政善因俗施。
教寬猛不同。以惠利為本。韓琦稱為人中表儀。已不
及也。既又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六
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抃獨榜衢路。
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請越米
價更賤。民無餓死。抃治民所在有聲。在成都。杭。越。尤
著。以韓絳參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
大政。首為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
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為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
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
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于王政。而足以全大
臣之節矣。不報。癸未。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襄行罷
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定少受學于王安石。舉

陳襄

罷宋敏求

通鑑卷之三十三 宋紀 神宗二

蘇頌李大臨

進士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
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使之無
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
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
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
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
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
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
薦寘憲臺雖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墮紊法制
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論數四頌等執奏
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熙寧三舍
人未幾監察御史陳薦言定頃為涇縣主簿聞母仇
氏歿匿不為服定自辨實不知為仇氏所生故疑不
敢服而以待養辭官曾公亮謂當行追服安石力主
之罷薦御史而改定為崇政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
薛昌朝范育復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講之地并
論安石之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解說
書乃授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知金州張仲宣
坐枉法贓法官援知台州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
判審刑院蘇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

陳薦

罷林旦薛昌朝范育

通鑑卷三十三 宋紀 神宗二

五品。今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
汚辱衣冠耳。帝曰善。詔自後百官坐罪免杖黥而流
海外。因著為令。

論曰。宋以忠厚立國。藝祖以來。每事務從寬大。唯
於賊吏不齒衣冠。徃徃籍產弃市。大赦不原。故雖
中人以下。不畏犯義。亦畏犯刑。吏治之善。多由于
此。杖黥流配。已為末減。顧猶免之。自是簠簋不飾。
其為衣冠之辱大矣。

程顯張
散李常

壬午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顯張。戢右正言李常。時顯
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
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
之而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
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駁矣
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
能有為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
傾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
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有
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
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
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

議論無補望早賜降責帝令顯請中書議王安石方
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
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媿屈哉與臺官王子韶論新
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公著又上疏論王安石亂法
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
以邪譖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辨給假經術以文奸言
豈宜勸講君側又請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
哉曰哉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
陳升之從旁解之哉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
色常上言均輸青苗歛散取息傳會經義何異王莽
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意常
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帝
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
奉詔顯言旣不行懇求外補而哉常亦各乞罷乃能
常通判滑州哉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石素善
顯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爲京西路提點刑
獄顯上疏曰臣伏蒙聖恩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
獄已瀝懇誠不敢祗受願從竄謫日冀允俞不避煩
瀆輒再陳請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寔在言責
伏自供職以來每有論列惟知以憂國愛君爲心不

政以揚已矜衆爲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常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忍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陋，智識闕疎，徒有捧上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并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隳廢職業，既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蒙耻冒就。如其見利忘義，覩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况臺諫之任，朝廷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效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厲嚴霜之刑，投諸荒陬，實所其分。臣無任瀝血祈天之至，乃改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張載按苗振獄成，還朝會第，載以言得罪，載乃謁告西歸，屏居終南山下，敝衣蔬食，專精問學，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自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嘗以

通鑑卷三十一
定性之學問于程顥顥答書曰承教諭以定性未能
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
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
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
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
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
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
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
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
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
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
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
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
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
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
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
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也是

通鑑卷三十一
宋
神宗二

則聖人豈不應于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
在內者爲是也。今以白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
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
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
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
宣。加之素拙于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
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
明裁之。載得之大悅。五月癸巳。詔並邊州郡毋給
青苗錢。甲辰。詔罷制置三司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
兼判司農寺。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
作入中書否。安石言。修條例未畢。且臣與_是諸將共
是。司每請間奏事。今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
絳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
凡修條例。掾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
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王安石暇。日偶閱晏殊所
作小詞。笑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其弟安國曰。彼
亦偶然耳。顧其事業。豈止是邪。時呂惠卿在座。遽曰。
爲政必先放鄭聲。况自爲之乎。安國正色曰。放鄭聲。
不若遠佞人也。惠卿以爲說已衍之。辛亥。賜進士
蘇丕號安退處士。丁巳。以審官院爲東院。別置西院。

王安國

蘇丕

通鑑卷三十三

宋

神宗

二十

出胡宗愈

是月遼立賢良科令進是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進

紛更

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王安石議分審官為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權且沮文彥博也彥博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力言其不可且言李定匿喪不孝帝惡之手詔宗愈潛伏奸意中傷善良出通判真州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壽昌父與守京兆時妾劉有娠而出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食罕

朱壽昌

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及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官

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不甚褒顯但付審官院授通判河中府居數歲其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天下稱其孝士大夫多以歌詩美之蘇軾為作序且激世人之不孝者李定見而銜之秋七月辛卯歐陽修徙知蔡州壬辰罷樞密使呂公弼初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藁以示

罷呂公弼

馮京

夏人復仇
之師

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出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虎
嘉問為家賊初御史中丞馮京言薛向總利權無
績效近者復除天章閣待制於侍從為最親非向所
堪處帝不悅以語安石安石請改用京帝從之以為
樞密副使八月己卯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為陝
西宣撫使先是夏人築開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
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禦之信等大敗而還復
圭懼欲自解既執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
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
柔遠砦荔原堡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

屯于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

數人歿焉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絳曰朝廷方
安石臣宜行乃以絳為陝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收
得自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九月以曾布為崇
政殿說書判司農寺王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于
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
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罷山陰陸佃嘗受
經于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
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安石驚曰何
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

此又一概
會

陸佃

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鷄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以劉序知開封府序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為言序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序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大臣也庚子曾公亮罷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向安

石人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遺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畧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觀使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於是聽其罷相辛丑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為樞密副使京為中丞時嘗疏論王安石更張失當累數千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不從至是用之翰林學士司馬光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禹同修資治通鑑許之光進讀資治通鑑至張釋之論膏夫

臣

文仲

孫固 齊恢

利口乃言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
 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
 以不肖為賢人君苟以為賢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
 時呂惠卿在側光蓋指之也 乙巳親策賢良方正
 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
 不聞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
 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
 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
 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
 薦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
 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
 怒啓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
 維陳薦孫永皆力論文仲不當黜帝不聽范鎮上疏
 言文仲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
 之恐為聖明之累亦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癸丑翰林學士司馬光求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
 何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者皆毀
 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
 臣善安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彼
 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去益力

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冬十月戊寅陳升之以母憂去位。升之與安石忤。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臥家。逾十旬。會母喪去。貶秦鳳經畧使。

貶李師中

李師中知舒州。先是建昌軍司理王韶請闕上平戎三策。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自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唃氏子孫瞻征差盛。為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於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

知以連結策之

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畧。王安石以為奇。請以韶管

涇上下兩城屯

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

以為不便。詔師

中罷。師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

不耕者萬頃。願

置市易司。稍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

治田。乞假官錢

為本。詔秦鳳經畧司以川交子易物

貨。給之。命韶領

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

箭手地耳。又將

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

事。所得不補所

失。安石主韶議。為荆師中職。徙知舒

州。而以竇舜卿

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按閒田所在

竇舜欽
李若愚

僅得地一項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
安石又爲謫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
韶太子中允初師中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
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
縣王安石者服多白甚似王敦它日亂天下者必斯
人也世稱其先識

論曰人之欲有爲于天下而以天下之事爲已任
者固天下之所震而忌焉者也孝肅參政而人且
謂天下自此多事宜乎介甫有所不免也

陳舜舉

越州山陰知縣陳舜俞自劾違旨不散青苗錢降監

失名

劉蒙

能兼百人之器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
之云許州長葛知縣白提舉常平官言免役不便
使之條析置不報不肯治縣事求去提舉官劾之奪
其官劉蒙知唐州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
議免役法蒙以爲不便不肯預議退而條上其害即
投劾乞罷亦奪官歸鄉帝諭王安石曰聞三不足
之說否安石曰不聞帝曰陳薦言外人云卿以爲天
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
試館職策問意指此三事安石默然翰林學士范

鎮乞致仕。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于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反爲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倚據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鑑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表曰：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歎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十一月己丑，官節行之士二十一人。甲辰，夏人寇大順城，都監燕達等擊走之。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

蘇達

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人奉朝請。曠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為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其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將。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

原下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二十七

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游。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乙丑立保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以壯勇。

立法原善
奉行過矣

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
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
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奸畧人傳習妖
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
非教律所聽糾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鄰
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
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歿絕同保不及五家併宅
保有自外人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
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
幾迎安石意請先行于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
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縣保
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
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言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
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
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
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
由是下戶得免 丁卯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
珪參知政事時絳開幕府於延安詔即軍中拜之珪
爲翰林學士承旨典內外制十八年嘗因齋宮賦詩
有所感嘆帝聞而憐之遂有是拜 戊寅行募役法

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額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額。而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于開封府。遂推行于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既聚眾僥倖苟受其誣。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邪。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于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

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庚辰命王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時天下以新法騷然，邵雍屏居于洛門人，故舊仕宦中外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三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訂閱

宋紀三十三 辛亥

神宗三

熙寧四年春正月己丑，韓絳使种諤襲夏人，敗之。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于延安，措置乖方，選蕃兵為七軍，復以种諤為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蕃兵皆怨望。絳與諤謀出兵取橫山，安撫使郭達曰：「諤狂生耳，朝廷徒以种氏家世用之，必」

誤大事。絳奏達沮軍事，召還之。既謂師師，襲敗夏人于囉兀，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爲報復計。呂公弼言：「諤稔邊患，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壬辰，鬻廣惠倉田爲河北東西陝西京東四路常平倉糴本，詔從之。

二月丁巳，更定科舉法。從王安石議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安石又謂孔子作春秋，寔垂世立教之大典，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詞，自經秦火燬燼，無存。漢求遺書，而一時儒者附會以邀厚賞，自

觀之，一如斷爛朝報，決非仲尼之筆也。儀禮亦然。請自今經筵毋以進講，學校毋以設官，貢舉毋以取士。從之。時詔議科舉，咸謂宜變法。便蘇軾獨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于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固嘗立學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僅存。今

此說與程
以公相左
是文忠誤

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
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
以養遊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
徒為紛紛其與慶曆之際何異至于貢舉或曰鄉舉
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
故事采譽望而罷彌封或欲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
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
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
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
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
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
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然自祖宗
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
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必
欲廢之帝喜曰吾固疑此得賦議釋然矣它日王安
石言於帝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
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當修學校欲修學校
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進士科詩賦亦多得人自
緣仕進別無它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
未也今以少壯之士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

通鑑卷三十三

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

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龕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三月丁亥。夏人陷撫寧。諸城初種。誘進築永樂川。實通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備葺蘆州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等擁兵駐紮浮圖。去撫寧咫尺。雖兀兵勢尚完。諤在綏

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
憚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
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棄囉兀城治謫罪責授
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絳坐興師敗劾罷知鄧州
果不出郭達所料云 庚寅始命諸州置學官率給
田十頃贍士并置小學教授 辛卯詔察奉行新法
不職者陳留知縣姜潛到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即
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
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
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

便初迷

不知爾識者笑之

都水監丞宋昌從內侍
程昉之議請浚漳河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
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
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于西利害一
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會京東河北風
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
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晚 夏四月癸酉以司
馬光判西京留臺先是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
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
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

司馬光

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于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事。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味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悅，命貳權開封推官蔣之奇以事貳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于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于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為術，人皆知其難也。汴

與其講治
而不講
兵

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
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
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
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開
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為兩稅
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
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
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
廣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
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富貴
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貴
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功
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
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
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
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末年吏多
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
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
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

通鑑卷之三十三

通鑑卷三十三
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時新法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以鄧綰爲侍御史，判司農寺。初，綰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于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諛佞。由是安石力薦于帝，遂驛召對會夏人寇慶州，綰于帝前敷陳甚悉。帝問識王

安石呂惠卿否。綰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屬安石致齋，陳升之以綰練習邊事，使復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綰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它，笑罵好官，還我爲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而呂惠卿居憂，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綰以威衆，故有是命。五月甲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誨字獻可，其先幽州人，後家于洛陽。幼孤，力學，性沉厚，不妄交游。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自舉進士，爲壽州。至通顯，無論中外，一以天下民物爲慮。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遇義所當爲，則直前向往，如救焚溺，義所當言，則正色直詞，不少假借。如其非義，則引避遠去，唯恐墜馬，會有疾，表乞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祗憚跋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

劉航

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識與不識咸痛惜之。司馬光為誌其墓。言獻可為中丞時。有侍臣弃官家居者。朝桎稱其才。以為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眾皆喜于得人。獻可獨以為不然。抗章條其過失。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初誌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迴不敢書。以安石在相位也。航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航又陰祝呂氏諸子。勿摹本示人。恐非三家之福。時蔡延禧欲中光厚。賂刻工摹獻安石。安石得之。懸壁省覽。且謂其門下士曰。君實此誌。西漢之文也。丙午高麗來貢。高麗

劉安世

為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至是福建轉運使羅拯令商人黃貞招接通好。高麗王徽乃因貞還移牒福建。願備禮朝貢。拯以聞朝議。謂可結以謀遼。乃命拯諭意。徽遂遣其民官侍郎金悌等由登州入貢。自是與中國復通。聘貢相繼。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日力可惜。韓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合而聽。

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爲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爲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帝欲命維爲御史中丞維以兄絳居政府力辭安石因言維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免其請會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力請外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勝於富貴若緣攀附膏粱以進非臣之

願也乃出知襄州

六月甲子知蔡州歐陽修致仕

修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污讟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徙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王安石力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甲戌富弼在亳州持青苗法不行曰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大僕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謫猶不失富貴簪絲以

謫富弼

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
 姦帝不荅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
 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
 貢舉或稱安石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
 紛更方平惡其為人概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
 愧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秋七月辛卯北京新堤
 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內侍都
 知張茂則乘驛相視 丁酉御史中丞楊繪言提舉
 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少
 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楊
 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
 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
 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
 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
 深惡之 劉摯為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入見
 帝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
 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
 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希賞之志每在
 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
 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天下有喜

於敢爲。有樂于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耻。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楊繪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使訟助役事。撫以它故。下蕃于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指。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劉摯亦論趙子幾括墾賈蕃是欲鉗天下之口。乞按其罪。于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爲。曾布請爲之。旣作十難。且切揚繪劉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于繪摯。使各言

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辨。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避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歛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十內有大臣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甚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爲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于安。且治者誰致

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佞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為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為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會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及在其後故奔走乞巧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及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

逆繪謫擊
罷環

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謫摯監衡州鹽倉環亦落職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八月以王雱為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也為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故安石聞王詔開熙河議因力主之雱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

敗局始矣
大臣為子
稔富貴計
未有不立
敗者其氣
短矣

始言誅異
議者

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
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雋所作策論天下事者
三十餘篇及注道德經鏤版鬻于市遂傳達于帝鄧
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
石更張政事雋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且言
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雋囚首
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
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雋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
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
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雋不樂 庚申復春秋三傳取

王 癸酉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時議取河湟之
古渭砦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
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僉龍珂
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
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日
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
附龍珂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
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姓包名順 是月河溢澶州曹
村埽決鎮寧僉判程顥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
劉渙以事急告顥一夜馳至帥俟于河橋顥謂帥曰

劉渙

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
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
士。遂以本鎮印授顥。曰。君自用之。顥得印不暇入城。
省親。逕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
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
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
泗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
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
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顥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
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

九月。鬻諸路坊塲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歲收
六百九十八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
匹有奇。旣而司農并祠廟鬻之。聽民爲買。區其中。

鮮于侁

冬十月。以鮮于侁爲利州轉運副使。初。詔監司各定
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
時爲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
遂各爲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
布使頒以爲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初。
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侁惡其沽
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

事。僉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患者二。其它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旣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僉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僉止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戊辰立太學生三舍法。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爲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子孫俊異者爲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旣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孰能以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爲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逐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曆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蓋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釐生員爲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定額爲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

漸行淳公
疏

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貢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于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十一月壬子朔詔凡賞功罰罪事可懲勸者月頒之天下壬寅開洪澤河達于淮十二月辛亥朔詔增賜國子監錢四千緡丙寅省諸路廂軍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鎮寧河清卒于法不它役程昉爲都水丞恃中人之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僉判程顥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顥曰此逃歟自歸非納必爲亂昉有言顥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顥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曰漕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同列以告顥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

應變

程顥

